

论当代大学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与突围

康建强 郑小军

摘要: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专业化、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古代文学正在被加速边缘化。文章拟从两方面探索突围困境的方法。首先是就古代文学教学观念的调整而提出的,包括四部分:一、沟通古今,探索古今之变易及传承的各种精神和知识;二、融汇中西,努力发现中西传统文学之相通及相异之原因;三、道业相济,将塑造健全人格和传授专业知识相结合;四、体用结合,本位和特色的相互促进。其次是就教学方法的两点思考:一、传统手段和新媒体相结合的立体式教学方法;二、传承知识与再创作的结合。

关键词:教育教普;古代文学;教学观念;教学方法

作者简介:康建强,男,讲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郑小军,男,编审。(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 I206.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0) 05-0115-04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和媒介的古代文学,已经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的尊贵身份,屈尊而为当代知识文化领域之一普通成员。不仅如此,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专业化、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古代文学正在被加速边缘化。古代文学学科的这种困境其实代表了众多担负“通识教育”使命的基础学科的当代境遇。因此适时地进行反思,以探讨古代文学等传统学科在当代大学教育中的生存、改良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古代文学课程一般在中文系和其他人文、社科类院系开设。非中文类院系开设古代文学课程或其他文、史、哲及科学史、美学史等基础课程其宗旨都是为达到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目标。通识教育的理念常常为各种教育管理机构 and 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提倡。然而由于受到学校自身及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通识教育理念也更多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①。尽管如此,古代文学等传统学科也不应放弃自己所应当肩负的“博雅”教育的历史使命,不能对一时的风气欣然从之,而应当在这种暂时被疏远的困境下,重新冷静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调整,以便重新参与到当代大学生、乃至整个当代社会价值观念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建构中来。

笔者认为造成当代大学古代文学教学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原因涉及范围太广,这里不便冗述。但是,我们可以从内部,即从古代文学教学观念及方法的调整入手,来摸索一条突围困境的小径,权作抛砖引玉

之用。以下分述之。

一、教学观念的调整

孕育古代文学的传统社会环境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今天的学生再学习古代文学难免会产生强烈的隔膜之感。那么如何才能找到连接学生兴趣和古典文学的桥梁呢?这一桥梁的搭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自身对本学科是否具有古今沟通、中西对照的宏观眼界。古代文学教师首先应该让自己走出一种较狭小的研究境地,面向一个今古沟通、中西相连的知识世界,只有这样,古代文学才能真正担负起历史和文化的使命。

1. 沟通古今,探索古今之变易及传承的各种精神和知识^②

文学史总是前后相继的,今天的文学不可能与古代的文学绝缘,因此在学习古代文学时与当代的文学现状、

^① 请参阅张翼星《试论当今大学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3期),庞海芍《通识教育:困境与出路》(《江苏高教》2006年第6期),王义遒《通识教育实施面临的几大难题》(《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15-16期之“论点一瞥”)等文。

^② 早在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就标举与此类似的主张:“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无激无随。”见《学衡》创刊号1922年1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学衡》,1997年版。

文化生活相联系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古代文学中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绵延不绝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笔者也不必在此赘述。国学热的悄然兴起或许正表明了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接纳。而作为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古代文学在当代大学课堂上应该如何更有效地承担自己的使命呢?这就要求古代文学的教师首先能够沟通古今,探索古今之变易及传承的各种精神和知识,从而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参与到今天的多元文化建设中来。如对于当代社会最为关注的“自由”观念的理解,到底何谓自由?庄子在《逍遥游》里对自由的最高境界进行了描述和启示,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乃是逍遥无待的,即不依赖于外物,而是心与天地之道相契合。庄子对自由的诠释与后现代主义反对人被物质的异化不谋而合。嵇康在《赠秀才从军》中也提到一种和庄子类似的自由,“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1],这种自由同样是追求心灵与大自然生生不息之道的一种冥合。通过类似这样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对自由的真正内涵深入理解,进而调整其思想心态及行为模式。这里只是略举一隅,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人之思想,尤其是核心价值观、伦理观等其实具有极大的补充和修正作用。其实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从中国古代文学跨入现代学科研究以来就一直有这沟通今古的胸襟和眼光,然而随着近年各学科发展的日益细化,研究者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小小研究领域,连瞻前顾后尚且做不到,更不用讲今古沟通,古为今用了。由此可见,接续前辈学人研究之宏观眼光是势在必行了。

此外,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将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今天的现实相对应进行讲解,这样能够让学生对文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有更为真切的认识。如古今地名的变迁、古今官制的沿革、古今尺寸的变化等。如果只是将史料上的记载简单地向学生重复,而不去阐明古今变迁的一些关系,那就很容易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背景停留在一种文字的层面,不了解这些文字所传达的真正的信息,从而使学生对古代的人、事、物产生陌生感,并进而觉得这些人物、作品等是远离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随举一例,《史记》记载孔子身长九尺六寸^[2],如按现在的长度单位转换,那么孔子身高就达三米多,这显然是一个误解。而事实是春秋战国时的一尺等于现在的二十二厘米左右,那么孔子的身高是两米多一点。又如司马迁曾经担任过中书令一职,如果对历代官制沿革不了解,那么学生会以为司马迁做过像后世的丞相一样的高官,因为在隋唐以后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地位相当于丞相。而在西汉,中书令是掌管传宣诏命的,一般都由宦官担任,和隋唐以后

的中书令很不一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传统的度量衡、官制等阶、地名沿革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及至今日,尽管有些名词仍然沿袭,但其意义和内涵已经与从前大不一样,这样就需要我们在阅读学习时格外注意,梳理清楚这些文化知识的沿革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学中的相关内容。

2. 融会中西,努力发现中西传统文学之相通及相异之原因

老师在讲授古代文学时,应该有一种置之世界文学之林进行比较的眼光。关于这一点,古代文学的很多前辈学者都作出了很好的示范。如早在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就运用中西对照的眼光来解读《红楼梦》,写出了影响深远的《红楼梦评论》;陈寅恪先生据梵语佛教典籍的翻译来论证中国四声的起源;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先生更是比较深入地论证了以中国的《周颂》、《大雅》、印度的《梨俱吠陀》,《旧约》里最早的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代表的这四种约略同时产生的文化如何各自发展,以及后来逐渐相互交流、变化、融合的过程^①。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更是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栗粟”之间突显出互为参照的重要文学现象。可见在埋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不应忘记间隔一段时间当抬起头来环顾周围民族的文学发展,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看清我们的文学,并在与他民族文学比较的同时发现文学艺术乃至文化、文明中一些共通的规律。前辈们的探索早已给古代文学的研究铺就了一条宽阔之路,然而由于近二十多年诸多学科一味追求专精、细化,而忽略了与相邻学科及整个社会文化的融会贯通,从而导致了研究视野的日益狭隘。教师视域的狭隘必然会导致学生关涉面的局限,学生的兴趣也会慢慢消退,终至认为古代文学不过是一过时的、孤立的学问而毫无用处。鉴于此,古代文学的教师需要适当具备比较文学的思维和眼光。也就是要求我们能够突破学科的壁垒,进入一种更为自由和广阔的研究领域。

当然这种要求近于一种理想的状态。然而不如此,则不足以扩大我们的视域,不如此则无法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环境中对本民族的文学给予更为客观的观照。为了避免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这种比较的眼光也是必需的。如当我们在讲到《诗经》的产生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诗经》和《圣经》的产生非常相似。《诗经》的作者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身份跨度非常之大,而《圣经》亦复如此,其作者上至以色列的君王,下至犹太的细民百姓;《诗经》产生的时间大

① 参阅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01-206页。

约是西周初到春秋初，约五百年时间，而《圣经》新、旧约则是经历了从摩西（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使徒约翰（公元65年左右）共计约一千六百年的时间；《诗经》涵盖的范围涉及到今天的长江、黄河流域，而《圣经》记载的事件则涉及到尼罗河及两河流域。从这种比照中约略可以看出中西方两部经典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又如在讲授中国古代诗体发展时，根据每行诗的字数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和杂言诗，而这种划分方法就只能在单音节的语言中使用，印欧语系中的诗歌则无法用这种标准来划分。那么由此会产生一个问题，是否传统诗歌的核心要素是其整齐的语言形式呢？沟通中、西诗歌的共同本质是什么呢？既然不仅仅是语言，那么就应该是语言所传达的独特信息了。这就很自然地引出泰戈尔对诗本质的诗意描述：“歌在空中感到无限，画在地上感到无限；诗在空中和地上都感到无限，因为它的字义会奔跑，音韵会翱翔。”^[3]又如讲到政治家诗人曹操时，可以和西方政治家诗人大卫、所罗门进行比较；讲到汤显祖时可以和同时代的莎士比亚进行比较探索……诸如此类的比较不胜枚举，在这样的比较中更容易使我们对各民族的文学产生应有的尊重之情，从而使学生感到自己所学的古代文学绝不仅仅是古代的，它同时是当代的也是世界的。

3. 道业相济，将塑造健全人格和传授专业知识相结合

当代大学的三大功能之首就是人才培养。人才绝不仅仅是取得几个从业资格证或专精一艺的职业者，他应该是一个心理健康、有一定的社会和历史使命感、并具有一定专业素养的现代公民。而当代大学把教育的重点主要放在了专业或职业教育上，而忽视了大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构建。一般而言，在中国这一艰巨的使命都由两课来承担。尽管两课工作始终在大学不温不火地延续着，而且对于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发挥着部分作用。但不可否认这种价值观不可能满足大学生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他们也在思索在这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是否会有更多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选项供他们选择。

虽然古代文学不可能全程、全力地参与到大学生的人格塑造过程之中，但正如韩愈所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4]。由于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它对于“弘道”教育有当仁不让的责任。老子所阐明的上善之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5]；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6]，“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6]（92）}；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荀子的“从道不从君”^[8]的精神；屈原之深厚的爱国思想以及对真理上下求索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出的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抱负；建安诗歌中体现出的悲天悯人的反战思想；陶渊明的追求自然人生的理想……这些优秀的传统我们虽然还常挂在口上，但在行动上、生命的展示上，却已经非常疏远了。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在传授具体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大道的阐释，而这蕴于文学作品之中的“大道”正是构成中国文学特有魅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4. 体用结合，本位和特色的相互促进

这一点指在强调古代文学学科本位的同时，注意将古代文学研究、教学与当代新型媒介背景下的文化产业相连接。这对于传媒类院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尤其重要。传媒类高校学生视域及思维紧随当代各类新型媒介的发展而变化，他们一般是是今非古观念的持守者，这种观念对于学生能够与时俱进有极大的益处，但是却容易导致对传统的遗忘，以及对历史文化积淀缺乏足够的了解，最终导致知识结构、综合素质等方面的缺陷。针对这种状况，古代文学在坚持自己文学本位的同时，可利用新兴专业多方位地展示自己的特色，从而发挥自己的作用。如可以用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古代文学在传统社会的传播是如何进行的，古人的传播观念和今人的传播观念有无差异或者有无相继承之处；可以让播音专业学生以古代文学之经典作品作为朗诵材料，既训练了他们的专业基本功，又潜移默化地将传统文化之营养供应给他们；可以让音乐专业的学生将古典诗歌的意境引入到音乐创作中来……若能找到古代文学与当代艺术的诸多交集，古代文学的地位就不再是古董，而是具有了现实意义上的价值。当然在寻求特色之路的同时，要注意把推古代文学的精髓以发挥它厚重拯浅薄、典雅济流俗的作用。

二、教学方法的调整

除了在教学观念方面的调整之外，古代文学教学还应在教学方法层面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 传统手段和新媒体相结合的立体式教学方式

古代文学是传统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仅仅运用板书和教师口授的方法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当然这和上文提到的教学观念的陈旧是有直接联系的），很难满足学生对古代文学多维艺术属性的探究兴趣，更无法将古代文学与音乐、绘画等其他传统艺术相融互动的优势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运用多媒体技术，则可以让学生在一个更为综合的背景下深入理解经典作品。如很多经典的古代作品都被翻拍成影视剧，如讲到孔子

和《论语》自然会给学生提及新拍摄的电影《孔子》，讲到《诗经》自然会联系到当代作曲家对部分《诗经》篇目的改写和谱曲，讲到明清的戏剧和小说，也要尽量联系当下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尽管翻拍的作品会有瑕疵，但无疑能为我们提供解读经典的新方式。

当然，新媒体的运用依然无法彻底取代传统的媒介，毕竟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面临种种预先没有想到的问题或者会有一些突发的灵感，而这些“意外”往往有更强的针对性。这些意外问题或灵感的出现就需要依赖传统的手段来解决和捕捉。采取传统教学手段与新媒体教学相结合的方法自然比单一采用某种教学模式更科学、合理、有效。

2. 传承知识与再创作的结合^①

这里提到的传承知识主要指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和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再创作则指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的同时应该进行模仿性的创作，并进而达到创造性的创作。而这种再创作又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传统方式的创作，即诗、词、文等的创作；二是利用当代媒介进行再创作。传统私塾教育其实为古代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私塾重视对学生诗词鉴赏和创作能力的培养，对古文创作能力的培养。在现代教学中，也可以与学生一起探讨写作古诗古文的方法及感受心得，让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创作来揣摩古人的心态，进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特征。现代汉语要想永葆他的语言魅力则必须向民间语言、外来语言及传统语言三方面汲取新的元素。而通过练习写作古诗文，可以使学生（包括老师）对汉语的独特功能有新的认识，并将这种对语言的

敏感运用到现代汉语中来。利用当代媒介进行再创作，主要是指可以引导学生用新的媒介来解读古代文学，如可以启发动画专业的学生以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在给影视编导专业学生授课时，则可引导学生将更多卓越的文学家的生平进行改编，从而创作出新的剧本。总之，要努力寻找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介相接轨的吻合点，从而使古代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能给当下的传媒文化以优质资源的支持。

综合而言，古代文学既绵延千年，自有其独特魅力所在，我们若能以故为新，应时而变，既继承本学科的优秀传统，又注意与新的文化向融合，相信当下的这困境就不会变成绝境，而恰是古代文学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个转机。

参考文献：

- [1] 沈德潜. 古诗源 [M]. 北京：中华书局，1963：143.
- [2]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09.
- [3] 泰戈尔著. 周策译. 失群的鸟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165.
- [4] 高海夫主编.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 [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525.
- [5] 朱谦之. 老子校释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51.
- [6]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90.
- [7]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31.
- [8] 章诗同. 荀子简注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39.